

國學基本叢書

困學紀聞

(上)

王應麟撰
翁元圻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書叢本基學國

聞 紀 學 困

(上)

撰 麟 應 王
注 圻 元 翁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欽定四庫全書總目

子部
雜家類

困學紀聞二十卷。宋王應麟撰。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。已著錄。是編乃其笥記考證之文。凡說經八卷。天道地理諸子二卷。考史六卷。評詩文三卷。雜識一卷。卷首有自序云。幼承義方。晚遇黷屯。炳燭之明。用志不分云云。蓋成於入元之後也。應麟博洽多聞。在宋代罕其倫比。雖淵源亦出朱子。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。如論語注。不舍晝夜。舍字之音。孟子註。曹交曹君之弟。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。皆考證是非。不相阿附。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。堅持門戶。亦不至如明楊慎。陳耀文。國朝毛奇齡諸人。肆相攻擊。蓋學問既深。意氣自平。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。具有根柢。未可妄詆以空言。又知洛閩諸儒。亦非全無心得。未可概視爲舛陋。故能兼收併取。絕無黨同伐異之私。所考率切實可據。良有由也。元時嘗有刻本。牟應龍袁桷各爲之序。卷端題語。尙鈎摹應麟手書。藏棄之家。以爲珍笈。此本乃國朝閩若璩。何焯所校。各有詳註。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。今仍從刊本。附於各條之下。以相參證。若璩考證之功。十倍於焯。然若

璩不薄視應麟。焯則動以詞科之學。輕相詬厲。考應麟博極羣書。著述至六百餘卷。焯所聞見。恐未能望其津涯。未免輕於立論。是卽不及若璩之一徵。以其拾遺補罅。一知半解。亦或可採。故仍竝存之。不加芟薙焉。

翁注困學紀聞原序

宋咸淳間，厚齋先生尚書王公，以博學雄文聞于時。兩制訓辭，爾雅深厚，歎而服者，皆曰非先生不能作。奇傳異書，蹟微隱奧，疑而問者，皆曰非先生不能知。晚歲飛遜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。頗聞著述甚富，恨未之見也。忽其子昌世

閻按：宋德祐丙子，昌世甫十歲，則此時年五十六。

書來曰：吾父平生書最多，惟困

學紀聞，尤切於爲學者。今以其書視子，幸爲序，所以作之之意，寔諸篇端。蓋九經諸子之旨趣，歷代史傳之事要，制度名物之原委，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，皆後學所當知者。公作爲是書，各以類聚，考訂評論，皆出己意，發前人之所未發，辭約而明，理融而達，該邃淵綜，非讀書萬卷，何以能之。連日夜披閱，目力爲廢，不意垂盡之年，獲觀希世之珍，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。然先祖光祿

閻按：元史牟應龍傳，祖子才仕宋，贈光祿大夫，諡清忠。

與公之父吏部

閻按：宋史王應麟傳，父檣，曾知徽州，民稱爲清白太守。

同年進士

閻按：宋史牟子才傳，嘉定

十六年進士。則擢
亦癸未年登第。

先父大理。

闕按。牟應龍傳。父
蠟。爲大理少卿。

與公同朝者三。相得益歡。事分之厚。不並它人。況昭父

閉門讀父書。求己志。又予所深敬者。是用承命而不辭。託名於不朽焉。觀者毋以爲僭。至治二

年秋八月壬辰。隆山

闕按。牟應龍傳。先世蜀之井研人。後徙
居吳興。學者因其所自。號曰隆山先生。

牟應龍謹識。

全云。按深寧先生曾祖安道。武經大夫。保信軍承宣使。始自濠儀。定居於鄞。蓋扈從南渡者也。祖晞亮。朝散大夫。父。擢嘉定癸未進士。朝請大夫。尙書吏部郎中。兼國史院編修。實錄院檢討官。兼崇政殿說書。弟應鳳。同日生。亦登宏詞科。太常博士。子昌世。字昭甫。以任受承務郎階。未及受官。國亡。昌世子厚孫。字遂初。亦有學行。嘗爲教官。次甯孫。又云。黃文獻公作昭甫墓誌。述其辭徵辟之言曰。士之大節。嗣守爲難。願讀父書。求己志。以畢此生。不願乎外。又云。昌世卒於泰定四年。年六十一。闕氏以爲是年五十六歲者。是也。是書雕成於泰定二年。昌世旋卒。

世之爲學。非止於辭章而已也。不明乎理。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。理至而辭不達。茲其爲害也大矣。是故先儒有憂之。且夫子之言有曰。興於詩。立於禮。成於樂。其品節備具。見於禮之經解。夫事不燭。不足以盡天下之智。物不窮。不足以推天下之用。考於史冊。求其精粗得失之要。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。若是其殆得之矣。在易之居業。則曰修辭立誠。而畜德懿德。必在乎聞見之廣。旁曲通譬。是則經史之外。立凡舉例。屈指不能以遽盡也。揚雄氏作法言。其亦有取夫是。後千餘年。禮部尙書王先生出。知濂洛之學。淑于吾徒之功至溥。然簡便。日趨儉薄固陋。瞠目拱手。面牆背芒。滔滔相承。恬不以爲恥。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。具

案具字闕本誤作其

訓以警原其

旨要。揚雄氏之志也。先生年未五十。諸經皆有說。晚歲悉焚棄。而獨成是書。其語淵奧精實。非細繹玩味。不能解。下世三十年。

閻按王應麟傳。後二十年卒。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。下至泰定二年乙丑。整三十年。方回序小學紺珠。在元大德庚子。自稱回年七十四。公長回六歲。

是王氏生於嘉定十四年辛巳。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濟楫川分治慶元。振興儒學。始命入

梓。桷遊公門最久。官翰苑時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朝廷。因循不果。今也二公謂桷知先生事最詳。俾首爲序。庸書作書之本旨。亦以厲夫後之學者。先生諱應麟。字伯厚。自號深甯居士。泰定二年冬十月。門人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敘。

閻按。元史袁桷傳。至治元年。遷侍講學士。泰定初辭歸。四

年卒。年六十一。謚文清。敘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。

何云。袁公於學。蓋無所得者。以法言況此書。亦不類。全云。清容絕不知學。其爲史靜清作墓志。竟不言其紹朱子之統。其論東發先生。亦但稱其清節而已。今其集中亦有說經文字。則裝點其固陋耳。其實清容依附正獻正肅以爲先型。又受業深甯門下。而以彌甥得登靜清之堂。乃憮然於此。可惜也。元圻案。錢氏大昕潛研堂集。王厚齋生卒年月考云。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。卒於丙申歲。年七十有六。今考延祐四明志人物傳。厚齋年七十四。而陳本堂祭厚齋文。首稱柔兆澣灘之歲。孟冬甲辰。其文亦云。余八十三。公七十四。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。年七十四。信矣。推其生年。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。非辛巳歲也。本堂祭文。又有季夏聞訃之語。則厚齋之卒。在是年六月。

袁清容挽伯厚先生詩云。秋水孕雙蓮。英英吐異芬。詞章納雲夢。禮樂訂河汾。丹詔三軍泣。清名四海聞。西峯傾落日。乘鶴叩蒼雲。晚歲艱難意。衡門老病身。蜀山迷帝望。楚澤痛靈均。皮弁終辭召。深衣晚任真。蓋棺今已定。千載有遺民。燕說經生濫。齊諧學究輕。微言空有意。獨拍已無聲。墨澤雞林貴。青氈虎觀榮。新銘前進士。幽抱付誰明。再世登龍舊。淵源可再窺。西山遺正緒。東澗結冥知。腹笥名空在。眉梨壽竟違。重歌妾薄命。寒泪滴塵顏。

康熙戊午己未間。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。時宇內名宿麟集。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。精於考據經史。獨爲諸君所推重。過從質疑。殆無虛日。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。誰第一家。大人曰。其宋王尙書困學紀聞乎。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。非其倫也。由是海內始知尊尙此書。其後家大人返里門。遠近從游者。各以此書來請丹黃。大人皆應之不厭。然其本特萬歷間刻者。不如詠家所藏應元路本。出尙書兩孫厚孫甯孫手。最勝。大人自壯至老。手自校讎。不啻五六過。訛者正之。遺者補之。常謂詠曰。苟無訛可正。無遺可補。天下之能事畢矣。雖古人撰著。臻此亦難。歲丁丑。大人閒游江陰。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。較多二十七條。其辭簡而義精。非尙書萬萬不能爲也。又檢王子充序水經。歷引尙書言。有云。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十一字。刊本鈔本都失去。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。亟爲增入。歎惋者累日。其用心之勤如此。詠以端憂多暇。請鳩工授梓。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。乃手之而喜曰。續古人之慧命。啓來學之博聞。其在斯乎。夫校定書籍故非易。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。世豈有其人哉。要事求有據。不敢憑

臆以決亦可矣。小子紀其緣起。庶以正世之君子。詠遂拜而書之。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。

幼承義方晚遇難屯
炳燭之明用志不分
困而學之庶自別於
下民開卷有得述為
紀聞深甯宏識

右三十八字。乃尙書親筆。常熟毛黼季辰以視徵君。且曰。盍摹勒諸卷首。徵君欣然如其請。蓋徵君曾兩遣人至鄞縣。訪其裔孫。求行狀墓銘神道碑。以補宋史列傳之略。不可得。又欲繪其遺像。亦不可得。今存其手蹟。猶前志也。閻詠臨并記。○元圻案。全謝山宋尙書王伯厚先生畫像記云。同學葛君巽亭爲予言。榆莢邨王氏有先生像。亟喜往請而觀之。須眉惆悵。端居不樂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。惜不令百詩見之也。

翁注困學紀聞三箋序

深甯先生文集百二十卷。今世不可得見。其存者。玉海部帙最巨。尙有附刻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。而碎金所萃。則爲困學紀聞。顧其援引書籍。奧博難以猝得其來歷。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。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。斯二箋者。世宗憲皇帝居潛藩。皆嘗充乙夜之覽。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。而問采何說以附之。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。誠後學之津梁也。潛邱詳於考索。其於是書最所致意。然筆舌冗漫。不能挾其精要。時挾偏乖之見。如力攻古文尙書。乃其平日得意之作。顧何必嘵嘵撓入此箋之內。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。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。晚年妄思論學。遂謂是書尙不免詞科人習氣。不知己之批尾家當。尙有流露此箋。未經洗滌者。歲在辛酉。予客江都。寓寮無事。取二本合訂之。冗者刪簡。而未盡者則申其說。其未及考索者補之。而駁正其紕繆者。又得三百餘條。江西萬丈孺廬見之。嗟賞以爲在二家之上。予學殖荒落。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。況莫爲之前。予亦未能成此箋也。胡身之謂小顏

釋班史。彈射數十家。無完膚。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。正復不少。是書雖經三箋。然闕如者尙多。有之。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。不有如三劉者乎。予日望之矣。乾隆壬戌二月。旣望。後學全祖望撰。

翁注困學紀聞注序

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。性嗜學不勸。而於宋王厚齋尙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之。嘗輯閣何全諸家之說。益以己所得爲之注。自通籍以至臚仕。敷政之暇。丹槧未嘗一日去手。歸田後。復與同鄉老宿往復商訂。始付諸梓。爲文凡八十五萬言。可謂集大成矣。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。家貧既鮮藏書。又厚齋所讀書。今多不傳。其所稱述之人。非皆有專傳專集。可以按錄稽者。蓄疑於心。積數十年。無所質正。得觀先生書。而嚮之蓄疑不決者。乃渙然冰釋。晝然理解也。卷帙既富。竟月讀始一周。其淹貫成一家言。則李善之注文選也。其疏證之旁見側出。足與原書相輔而行。則秦松之之注三國志也。凡厚齋所引之書。與其人。靡不觸類引伸。核其本文。詳其貫履。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。則博采墜簡零篇。力索冥搜。期於必獲。於諸說之不全不備。踳駁抵牾者。則下己意補之正之。辭旨和平。不務攻擊。是真能爲厚齋之學者也。是真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。厚齋之書。由博而約。擇之精。著書之體宜然也。先生之書。由約而博。語之詳。注書

之體宜然也。厚齋積數十年之功。成是書以霑溉後人。先生積數十年之功。注是書以表章絕學。豈直是書功臣。卽謂厚齋復生可也。敬譎陋。何足以知先生。惟是嚮所蓄疑。藉以解釋。師資在是。難已於言。用敢附名青雲。以誌向往之意云。道光六年秋七月朔日錢塘胡敬謹序。

敘

古人學古入官。而入官之後。仍不忘學。仕優則學尙矣。顧有儒林之學。有文苑之學。一則主乎理學經術。一則主乎詞章典故。學之者宜何從。然窮其源流。究其義蘊。二者非竟判然也。鳳西先生。歟歷中外。垂四十年。宦轍所蒞。宣上德。抒下情。而暇則說禮樂。而敦詩書。仍儒者風。購書至萬餘卷。卿雲輪囷。覆護其上。燕寢公餘。手卷不釋。而其生平所最注意者。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。王氏蓋得朱門真氏之淵源者也。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。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。况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後也。迺博覽羣籍。見於是書有足證明闡發者。輒手錄爲之條分件繫。如肉貫串。約計各門增輯。無慮二千餘條。其用功專且久。而所得若是。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。唯其優也。又嘗借其書而觀之。讀一書則如讀無數未見之書。通一義則足通無數未聞之義。前人以儒林而兼文苑。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。其有功於先哲而餉遺乎士林也。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。饜飮枵腹。組織華蟲已耶。鳳西以經術飾吏治。所至政舉。而民不擾。